

白鶴浦

朱春雨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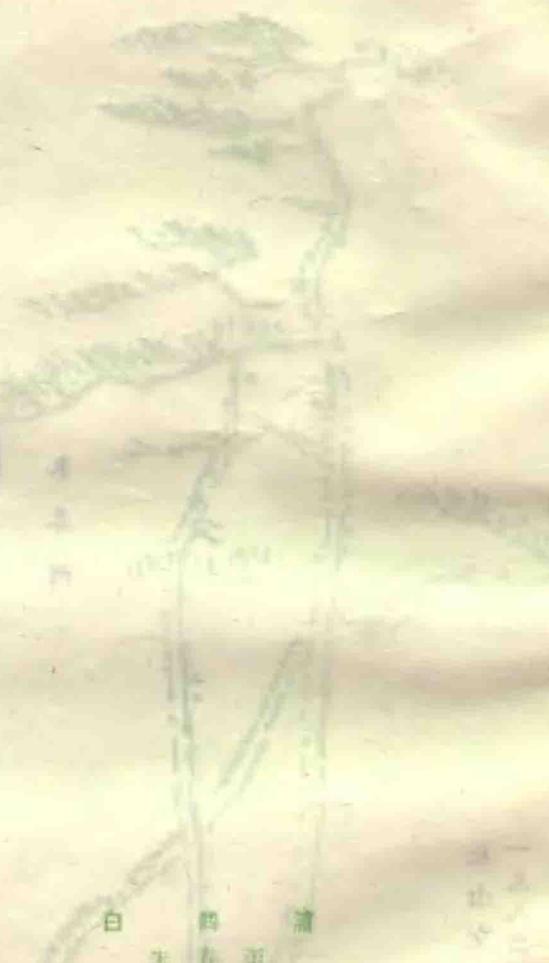
白鹤浦

朱春雨

花山文艺出版
一九八四年·石家



白 鶴 圖



白 鶴 圖
朱 春 画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(石家庄北环路45号)
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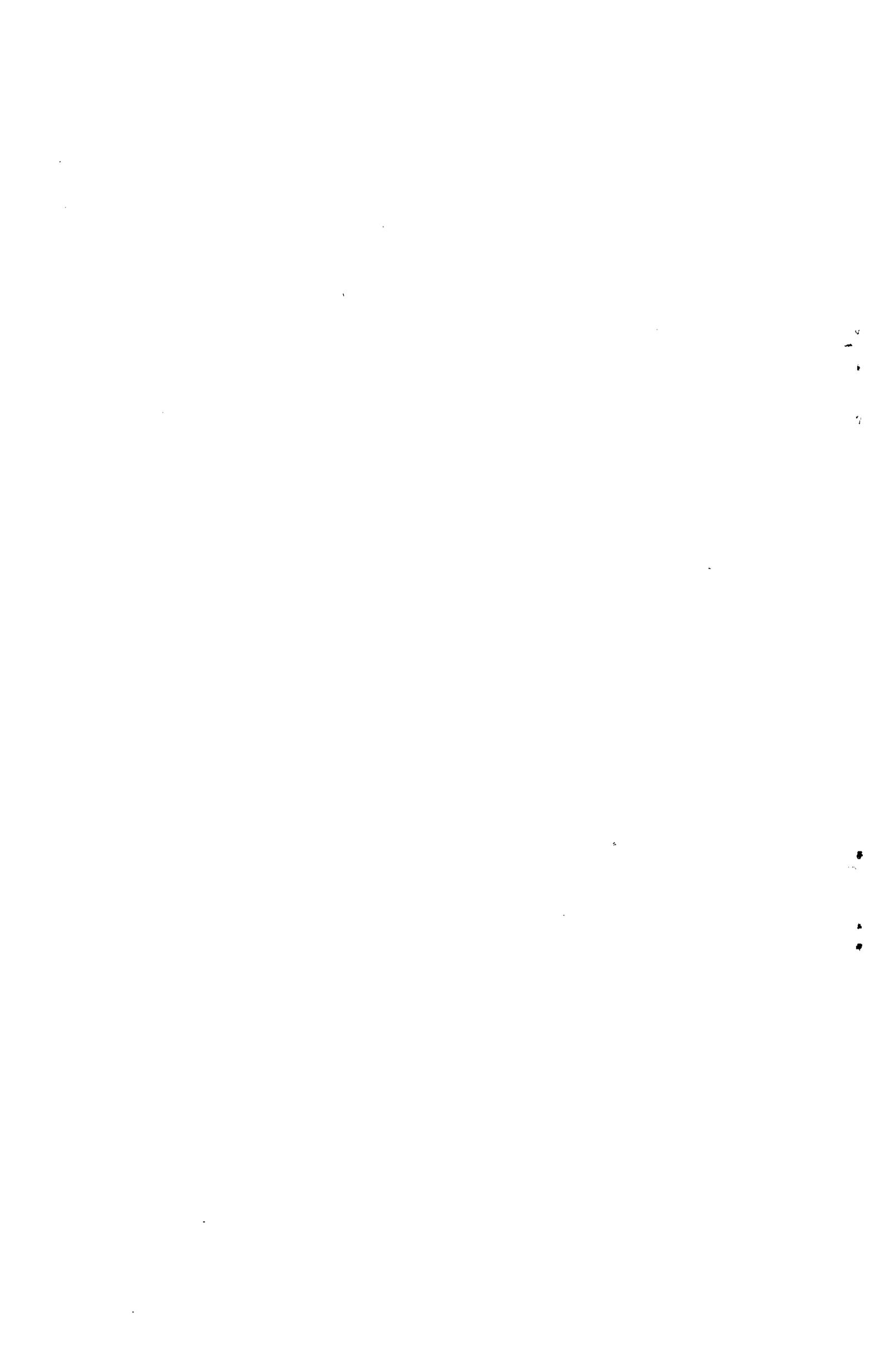
1984年11月出版 第一版 1984年11月 印数1,000册
1984年11月出版 第一版 1984年11月 印数1,000册

目录 · 目录 · 目录 · 目录 · 目录

- 晚露 (1)
- 大地坐标点上的赋格 (97)
- 白鹤浦 (191)



晚 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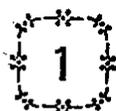


晚 露

一位军队的剧作家朋友来找我，说他有个好素材，想写一出戏，苦于结构，让我给参谋参谋；我呢，好比做衣服做油了的裁缝，任你新料旧料翻拼改补，总能对付出个玩艺儿来，至于可体不可体，美观不美观，又当别论。既然他信任，我理当出力，便让他说说看。

他点燃一支烟，激动地讲起来——

副 篇



我家跟前有个小小“风景区”，叫四眼井。

一幢儿近颓塌而又未颓塌的三重檐四披顶的亭子，被一把锈锁锁了门；据说里边有一孔明代掘的井，井口覆盖着凿有四个圆洞的石板，因之曰四眼井。亭子前有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标志碑，钢筋水泥的，象面影壁，刚好可以给淘气的孩子垫脚，爬上瓦残椽露的亭子顶，窥视里边的秘密；秘密总是有诱惑力的，况且又是国粹的秘密。我的大孩子就爬上去过；我毕竟读过几篇子曰诗云，知道国粹的珍贵，重重责备过孩子；但孩子无动于衷地瞪眼瞅我，她对那国粹的珍贵似乎依然不晓就里。

我自然没爬过亭子顶，迄今对四眼井仍是不甚了了。不过，真

正给这一带居民带来慰藉的，并非四眼井的文物价值，倒是这地方的几棵古柏和一小块草坪；缺少的是掩遮曲回，很不利于青年男女谈情说爱，于是，方便了孩子和过路人。在人烟渐稠的环境里生长的孩子，难得有这宽绰地方供他们嬉闹；老年人虽然习惯了稠密的人烟，却不能摆脱对自然的眷恋——这里春有新绿，夏有爽风，秋有和煦的阳光，冬有洁净的白雪，他们把紧张生活的余暇携到这里，以打拳、练剑、聊天、下棋来活络衰老的筋骨，调节开始麻木的神经，或是补偿童年和青年未得遣发的愉悦。

我正当壮年，到这四眼井来的原因与孩子和老年人不同；不仅目的不同，来的时间也特殊——我只是在晚饭后的七点至九点才来这里，而这段时间，恰恰是孩子和老年人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，四眼井这儿也就显得空阔安静了。我疲乏地坐到附近居民自己动手砌起的石凳上打盹儿，以便在老婆孩子睡了之后，再穿过堆放十二个

他点燃一支烟，激动地讲起来——

副 篇

1

我家跟前有个小小“风景区”，叫四眼井。

一幢儿近颓塌而又未颓塌的三重檐四披顶的亭子，被一把锈锁锁了门；据说里边有一孔明代掘的井，井口覆盖着凿有四个圆洞的石板，因之曰四眼井。亭子前有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标志碑，钢筋水泥的，象面影壁，刚好可以给淘气的孩子垫脚，爬上瓦残椽露的亭子顶，窥视里边的秘密；秘密总是有诱惑力的，况且又是国粹的秘密。我的大孩子就爬上去过；我毕竟读过几篇子曰诗云，知道国粹的珍贵，重重责备过孩子；但孩子无动于衷地瞪眼瞅我，她对那国粹的珍贵似乎依然不晓就里。

我自然没爬过亭子顶，迄今对四眼井仍是不甚了了。不过，真

我这人，生性怯官，又因是从地方调入军队，很少往首长跟前凑，怕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而捅了娄子；所以，我与眼前这位看去当年至少是大校军衔的首长天天见面，以眼神儿互相问候，竟未说过话。

今晚我不开口不行了；手上凭空出现了一件开司米，眼前唯一的憩伴就是他。我到了他跟前，他仍默不作声地在打拳，或许是过于专注执着，他没看见我？我在写作时也有过这情形，感情和理智都沉湎在作品的环境与人物中，乃至子喊妻唤都听不见。耐心地等待面前这人吧！

“哦，实在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他打完了一套拳之后才开口。

“哦，哪里！我是想问——”假如我用嘴象我用笔一样轻松该多好！我举起手里的开司米。

“唔，唔。”他把开司米接过去，提示着，“现在不比夏天了，受了风寒可是一辈子事噢！我这腿就是在朝鲜的冰雪里落下了点毛病，至今还在小打小闹地骚扰呢！”

我苦笑着。

“你这位同志是——”他问，“贵姓？”

我报了名字，他怔了半天：“呀，原来你是我们的剧作家！咱俩真是！一个部队里的人，到现在才认识。你调入我们部队来以后写的戏，我看过几出，挺感动人的，实实在在，又没有自由化倾向。哦哈哈！你这大名人，我早就想跟你聊聊天儿！”

我紧张了，因为在我那小屋子的有限空间里，属于我一人独处的时间也是有限的，最怕无事神聊的访客。我忐忑着：“首长，你是——”

“什么首长不首长的，你就叫我老蒲好啦！我叫蒲春阳。”他热诚地握着我的手。

这一下，轮到我发怔了：面前这位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蒲春阳！

我调入部队后，听天方夜谭似地听到许多关于蒲春阳的轶闻。譬如说他在抗日战场上，只身对付四个日本兵，到第五个日本兵上来，他的刺刀折了，竟用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，把那个膀大腰圆的日本兵吓毛了手脚。再如，人们说他四九年进城喝啤酒，发觉和二锅头味儿不同，他对酒店老板说：“我是花大钱，要喝好酒！你干吗把走味的玩艺拿来对付我？是不是欺负我们是土八路？”那酒店老板见他真动气，忙从库房里往外搬出几箱啤酒，任他开瓶品尝。天呐！瓶瓶都是那个味儿，手伸腰包里掏钱，皱着眉头吞冤：“我这点津贴兑出的票子，今天算是碰上了鬼！真是一方水土，一种口味呀！你们酿的是酒吗？是马尿臊！”他悻悻然，老板哭笑不得。还如，抗美援朝时他冻僵在奉命困守的山头上，是他一个名叫贾月虎的战友执意把他当做烈士遗体背下山，他居然缓过来，活了，一直打到“三八线”。又有人说，他从朝鲜回国后，在难民堆儿里“捡”了个比自己大好些岁的寡妇当老婆，那寡妇还拖累着两个女儿；当时当兵的吃香，正有人给他介绍一位女大学生。他回说：“我可怜这寡妇，她丈夫在淮海战役牺牲了……”

“同情可不等于爱情呀，春阳。”好朋友在提示他。他说：“我就克服点儿吧！世上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事儿？”也不知他后来是否真的成就了那寡妇。我没有核查过。倒是有一桩传闻，很可能是准

写的戏，我看过几出，挺感动人的，实实在在，又没有自由化倾向。哦哈哈！你这大名人，我早就想跟你聊聊天儿！”

我紧张了，因为在我那小屋子的有限空间里，属于我一人独处的时间也是有限的，最怕无事神聊的访客。我忐忑着：“首长，你是——”

“什么首长不首长的，你就叫我老蒲好啦！我叫蒲春阳。”他热诚地握着我的手。

这一下，轮到我发怔了：面前这位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蒲春阳！

检讨。打那以后，他就一直要求退出第一线，他说：“别再叫我出洋相了！我得学习，我想进学校。”“哈哈，不看看你多大岁数！同志，还是边干边学吧，实践出真知嘛！”他的老战友劝慰着他。后来，他在什么时候成了顾问？不清楚。但是，这件准确无误的传闻里，他拿着逼人写下的军令状向全体部下检讨的细节，一直在撩拨我的创作冲动，也是由于怯官（一个多么窝囊的缺憾），我把结识蒲春阳的念头压在心底。

与蒲春阳的意外相识，打乱了我的写作计划，他象个影子似地纠缠着我的思路。索性，我把记录着他的传闻的笔记翻出来，随手把写了一幕的爱情题材的剧本丢到一边。

砰砰砰，有人敲门。

心一阵急跳，我最怕这时来人。熬了半夜，睡了四个小时，两个孩子上学去了，妻也带着长期睡眠不足的倦眼匆匆上班了，十平方米的地盘又属于我一个人了，这是黄金时刻，我不肯轻易辜负。客人既然来了，又没有拒之门外的道理。我一起身，踢爆了脚下的一个热水瓶；一转身，碰翻了桌上的一只杯子。等到开了门，我吃惊，我的客人也吃惊，两个人努着四只眼睛。

我吃惊，是因为门前站着蒲春阳。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一位科长光临过我的家，更不要说蒲春阳这样的人物，大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奇怪，他怎么访着了我的住处？

他吃惊，眼睛盯着摔破了的热水瓶和杯子，连说：“你看这事儿搞的！你看这事儿搞的！”

“噢，啊，这——你请进，请进！”我不知说什么好，窘迫，尴尬，我没接待过他这样的客人。

我忙着寻烟泡茶，他却说：“你有忙这些的工夫，咱俩多说几句话。烟，我戒了，茶，我家里的不会比你的差，太平毛尖、古丈茉莉，老战友送的，得闲时你去尝尝，怕你不得闲。怎么样，最近又写了什么新作品？”

我瞅瞅摊在桌子上的关于他的传闻的笔记和丢弃一边的剧本开

头。我可对他怎么说好呢？就说他打乱了我的计划？说我要写写他？我的嘴动动，没出声响。

“真正干你们这行的人，是不会偷懒的。”他和悦地笑笑。

“啊，啊，我是在准备写写军队建设中的新人物。”我回答着。

“好！好！那么，你一定掌握了不少材料了吧？”他接着发问，“我正想向你请教，你认为军队建设中的新步伐是怎么个走法儿？”

我被问住了。他提了一个复杂而又实际的问题。我抬起头来仔细打量着他：冲冠的头发白了，单薄的眼皮皱了，络腮的胡子刮得倒还干净，腰杆儿拔得溜直，坐在我的面前，眼里闪着诚恳的光。

3

我以为他从此之后，一定会每日都来找我神聊。闲，会使人感到寂寞，有人搭讪个话儿，何尝不是一种享受？可我哪里有陪他的工夫呀！尽管我想写写他，也对他将每日造访的未来有着恐怖。谁知出乎意料，除了例行的每晚在四眼井的见面之外，他并没有干扰我。这倒让我对他负疚，总想在例行的每晚见面时多说些话。他并不多跟我说什么，照旧对打拳十分执着专注。我因此更觉惭愧。

4

一股不寻常的创作冲动使我陷进蒲春阳那些传闻中不能自拔，可又理不出头绪来。欲罢不能，只好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苦思苦索。

又有人敲门。

真别扭！

开门一看，一个陌生的青年军官嚓地给我来了个立正，敬了个礼。这是个身材高高、眉目清秀、一见就让人喜欢的小伙子，浑身显现着男性的健美线条。

“你是找我？”我问。

小伙子看看我门框上涂写的编号，郑重地说：“正是找你，剧作家叔叔。我是蒲春阳的儿子。”他又瞅瞅走廊里十二个装书的大木箱，“没错儿。叔叔，我爸爸让把这十二个大木箱先运去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被闹得茫茫然不知所措。

“爸爸说你这儿太窄憋了，搬我们家去。”小伙子一挥手，楼下呼地拥上来五六个他的小哥儿们，“来来，动手。”

“呀，这可不行！有时候我还得从这些木箱子里头找书呢！”我制止着。

“搬过去，你也一样可以从里边往外找书。”小伙子说。

“天呐！说不定我哪会儿用到哪本书，还要跑你们家去？”莫名其妙。

那小伙子笑了，露着一颗虎牙：“随后，你一家人也过去嘛！”

“啊？！”我更懵了。

“我爸爸说了，让你执行他的命令。你让搬没说的，不让搬也得搬。”小伙子从衣兜儿掏出一张什么收据来，“你看，我爸爸把大卡车的运输费都交了，车也到了你这楼下，你总不能叫他白花钱吧？”

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？他们把我也挟上了车。

大卡车穿过四眼井，进了一条迥异于我那窄憋处所的巷子深处。蒲春阳站在一座不显眼的小院外，向我坐的这辆还没停稳的大卡车嘻嘻哈哈地打着招呼：“哈哈，孩子们，欢迎你们凯旋归来！带回‘俘虏’来没有？抓紧卸车。这是第一战役，还有第二战役呐！”他拍拍木箱，“这是作家的财富！”

我哭笑不得地下车，大惑不解地望着蒲春阳。

“哈哈！”蒲春阳拉着我往院里走，“愣什么？我就是给你来个突然袭击，免得你拖泥带水。赶上我儿子探家，不然，让我给你搬腾也搬腾不动。你看，我这有七小间房子，你过来住四小间，做个邻居，不是挺好嘛！”他对着过道“喂”了一声。

一声“喂——”，厨房里出来位老太太，白发挽了个髻，瘦精

精的，是个能操劳的架式。看去，年龄是要比蒲春阳大些。她颠着裹了又放开的那种“解放脚”，笑呵呵地迎上来：“哎呀呀，也是太冷清了，早就盼着你们一家子过来，老蒲说，你们一家子过来正相当。”

“这是保姆？”我问。

蒲春阳笑了：“我家还没雇过保姆，这是我老伴儿，叫张菊香，后起的名儿；户口簿上还写着蒲张氏。干脆，你就叫她大嫂吧！”

“哦，大嫂！”我应着。这敢莫就是传闻中蒲春阳“捡”的那个寡妇？

蒲春阳一伸手，蒲大嫂从围裙下掏出一串钥匙来，那钥匙互相撞击着，发出悦耳的诱人的叮咚声。

哗啦啦，一扇门开了。蒲春阳说：“一个作家有间书房，理所应当，就好比工人得有锤子，农民得有锄头，这不属待遇，这是生产资料。这事儿上，定要打破级别限制。你看，这间和你现在一家子住的差不多大小，以后专房专用，虽不宽绰，也还将就。”



5 举家乔迁，我搬进了蒲春阳家的不宽敞也不讲究的小院子，在喜出望外的同时，隐着惴惴不安——就这样开始了新居生活。地方宽了，我与妻却侷促得很。倒是两个孩子象两只换了大笼儿的小雀儿，欢蹦乱跳；加上蒲春阳当兵探家的儿子身上还没全脱孩子气，领着我的两个孩子又是变戏法儿，又是讲故事。蒲大嫂呢，则笑呵呵地对妻说：“好哩，好哩！我这儿多久也没这么热闹过了。逢年过节，两个女儿老远赶来，倒是一个人带一个外孙子，可住不了三两天就走了，丢下的还是冷静。人家都有工作缠身，谁能陪我这无能的人？再说她们就是有陪我的心，那理也不通，我也不会那么干。说句没出息的话，我这人就是喜爱孩子。我会哄、会侍弄，会逗他们玩儿，闻着孩子们身上那尿臊味儿，听着孩子的哭哭闹闹，就在想下一辈子。她姨，我……还真盼着我儿

子再长得快一点，娶上媳妇，就会有孙辈人，我也就有着落了。现下可好，就陪老蒲这个老头子，怪闷人呢！”

“那还不快吗？”我的妻是个搞心理学研究的人，她凝神注视着蒲大嫂，似乎想看清蒲大嫂的朴素的愿望的意义。

没出三天，妻便从蒲大嫂那里证实了我所听到的传闻：蒲大嫂果然就是蒲春阳从难民堆儿里“捡”来的那个寡妇，带来两个女儿……细节也准确无误。她嫁给老蒲后，好几年未开怀；老蒲不以为然，她却受不了，常常背地里抹泪，还得蒲春阳劝她。老蒲越劝，她越心愧，惹得老蒲发脾气：“够了！你真是没文化！有空你上上夜校！象话吗？好象老娘们生到世上就是为了养孩子！”老蒲一火，她觉着心里舒畅，最好是老蒲打她一通，偏偏老蒲没打过她。俗话说：“够不够，四十六”，正当蒲大嫂给老蒲生个孩子的信心行将幻灭的时刻，抢在四十五岁上生了现下这个当兵的儿子，你说赶点不赶点！这是多么可心的壮举。于是，儿子也就起名叫蒲可心。

蒲春阳的书柜旁有个木架，插着孩子玩的开门刀、大头枪、梢棍和宝剑，大概好些年前蒲可心就不会动这些了。这套家什怎么还这么整齐地摆在蒲春阳眼皮底下？

“我们订个君子协定！”蒲春阳认真地说，“你的时间宝贵，我的时间也不便宜。咱俩还一如既往，每天晚饭后到四眼井，我去打拳，你也去换换脑筋——不能因为环境稍有改善就拚命。你往后的日子长呢，该写的作品多呢，得有个通盘计划。在家里时，互不入侵，互不干涉内政。怎么样？”

他严格执行“协定”。我搬来半个月里，真就一次也没到我书房里来。倒是蒲大嫂喊我的两个放学归来的孩子到她跟前去做家庭作业，顺脚进我书房两次。探家的蒲可心到我书房里借过几回书，什么《青年心理学》、《西方美学史》、《中国通史》、赫伯特·里德的《现代绘画简史》、《成功之路》、《全唐诗》、出国朋友给我带来的英文版的约伊斯·卡洛尔·奥茨的选集，还有近来颇为

中国文坛注意的鲍里斯·瓦西里耶夫的作品，米歇尔·巴太列的《圣诞树》、让·齐奥诺的《再生草》，还有《谈谈恋爱问题》……他从书架上拽了一大堆，看不出他的兴趣是什么。他的假期还剩几天了？读得完这么多书？有的小青年就是这么个劲头儿。

“叔叔，我翻翻，不会弄坏的。听说你们作家在书上头很抠门儿。”他笑道，露出那颗小虎牙。

“拿去吧，拿去吧！我可不愿让人说吝啬。”我说。

他高兴地捧起了书。

“别给我往你那些哥儿们那儿传，一传，不丢也散了装。”我忍不住，还是叮嘱了一句。

蒲可心在门口回过头来，狡黠地挤挤眼睛：“叔叔，我知道，别人动你的书，你还是心疼的。你不好意思说出来。我得树立威信。不然，下回不用你拒绝，我也不好开口了。”

“可心，怎好跟叔叔贫嘴？”蒲大嫂在厨房里插了一句。

蒲可心对我吐吐舌头。

有天，我到蒲可心床头看了看。嚯，不知他从哪儿弄到许多关于摄影技术的书。莫非他将来想当摄影师？从书目上看，没有相当的专业造诣是读不了的。这孩子！

6

蒲春阳这个顾问是个大忙人。他每星期一、三、五的下午，到科学院的核物理研究所办的一个什么讲习班去听课，每星期二、四、六的上午到军事科学院所属的一个什么部门去，也是去听课，星期六的下午还要参加党支部的例会。他整天忙忙火火，行踪匆匆，家里很少呆。

现在，我倒想跟他多扯扯，可他每天归来，不是埋头整理笔记，就是显得十分疲惫。间或也跟儿子蒲可心和可心的小伙伴们聊天儿，再不然逗逗我的两个孩子。他不想干扰我。而我，又不忍心去剥夺他难得的休息。

他肯定不是个高明棋手，可他儿子下围棋却是两下子，我较

量过，心甘情愿地向这个后生晚辈服输。他呢，常常没布上几个子儿，便被儿子逼出个死眼来，败了，竟操起扫把打儿子屁股，打得儿子发笑，他自己也取乐儿，说：“老子叫儿子胜过去了，这可怎么下得来台？”

“那你就在台上呆着呗！”儿子说。

“噢，你叫我过霸台的瘾，你在台下看我的笑话呀？这可不怎么地道。”蒲春阳边收拾黑黑白白的棋子儿边说，“我没那个瘾，晚辈终究是要上台的。”

我本想趁这个话茬引他谈谈对人生的看法，或者就是谈谈对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的看法也好，谁知他又收拾他的书包。我看看日历，今天是星期三，他下午要到核物理所的讲习班去。

他走了，我又回到了我的天堂——书房。

象妊娠期的胎躁反应一样，我每在构思一部作品时，情绪都不大好。

砰砰砰！砰砰砰！敲门声是激烈的。我搬到这里，还是头一遭来客。激烈的敲门声把我从文学的虚拟的意境中揪回到现实来。我懒洋洋地去开门。

门刚动，还没等把门扇拽开，一句话就抛进来：“你怎么磨蹭这么半天？”

我刮目一看，来人是顾问办公室的官儿；我为有事曾找过他，他还跟我打过趣儿：“你们作家是拿稿费的，留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你买一处房子吧！”他不速来访，我自知凶多吉少。

“谁叫你搬这儿来的？你是什么级别，知道不？”

我怎么回答好呢？说蒲春阳同志让我搬来的？他一个顾问，哪有这个权力？显然不合适，我也有出卖之嫌。我吞吞吐吐，盼着有个救星，看看过道里，蒲大嫂急得掀围裙襟擦汗，蒲春阳听课去了，蒲可心又找他的伙伴去了。

正当我进退维谷的时候，蒲春阳背着个书包出现了。

“什么事儿？”蒲春阳问。